



明清別集叢刊

沈德潛 著

潘務正 編輯
李言 點校

沈德潛
詩文集



沈德潛詩文集

一



沈德潛 著

潘務正 李言 編輯點校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沈德潛詩文集/(清)沈德潛著;潘務正,李言校點.—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,2011
(明清別集叢刊)

ISBN 978-7-02-008430-2

I. ①沈… II. ①沈…②潘…③李… III. ①古典文學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清代
IV. 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012089 號

責任編輯 胡文駿

責任印製 史帥

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

郵政編碼 100705

網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

經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

字數 1500 千字

開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張 77.5 插頁 12

印數 1—3000

版次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書號 978-7-02-008430-2

定價 250.00 圓(全四冊)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。電話:01065233595

前言

沈德潛，康熙十二年（一六七三）生，乾隆三十四年（一七六九）卒。其先本籍吳興，先祖於明洪武時遷居蘇州葑門外竹墩，遂定居於此。周歲時，祖父沈欽圻購圖章二方，一「沈潛之印」，一「玉堂學士」，因愛圖章兆吉，便於「潛」字上增一「德」字，取名「德潛」，字確士。四十歲時，取韓愈《秋懷》詩「歸愚識夷途，汲古得脩綆」之義，更字「歸愚」。乾隆元年應博學鴻詞科試不第，四年中進士，選庶吉士，官至禮部侍郎，加尚書銜，卒謚文愨。

一 家世生平

竹墩沈氏世以詩禮傳家。較著者有遷吳七世祖沈勳，字有虔，一字愛筠。明成化中選貢，官國子助教。歸里時，文毅公商輅賦《竹泉春雨詩》贈行。曾散財賑荒，救人甚多。曾祖沈世烈，字弘野，國學生。

對沈德潛影響較大者乃其祖沈欽圻。欽圻字得輿，二十餘補長洲生。明清易代後，隱居鄉里教授為生。年少博聞強記，喜為詩。明末曾請業同里前輩太僕陸世廉，陸對其詩評價頗高：「公安、竟陵相繼遞興，俳諧之餘，續以幽昧，狂藥幾遍天下。獨沈生不中其毒，孑孑挺立，大是豪傑之士。」（《晤書堂詩稿序》）欽圻詩早年規模劉長卿，入清後，出入杜甫、白居易、陸游。沈德潛五六歲時，就教其平上

去人之聲，曾問以平上去人及某平聲下有人、某平聲下無人，德潛一一應對。又問何以無人，德潛對曰：「去聲下不能有聲也。」沈欽圻驚喜曰：「是兒他日可成詩人。」並作詩贊云：「孫子纔六歲，偏能辨五聲。人工無可授，天籟自然清。詩許承吾業，名還望汝成。所嗟年耄矣，未見掣長鯨。」（《示孫》）沈德潛《明詩別裁集》卷十一錄其「感時傷事」詩五首，注重其「有關風教」，而不在語言之工。《清詩別裁集》卷七錄其詩十二首，並予以很高評價云：「國初詩沿明季餘習，多宗竟陵，先大父往復陶、杜，自據胸臆，未嘗求工而自中繩削。」沈德潛晚年編詩文稿進呈御覽時還將沈欽圻《春日招諸生》、《示諸生》、《讀韓文作》、《讀陶詩》、《讀杜詩》、《梅》等六首詩收入，且開卷第一、二首就是其祖父詩，足見對其推崇感戴之情。

父沈鍾彥亦能詩。鍾彥字美初，晚號莊樸。雖家無餘貲，但不求聲聞。遊行藝苑，課誦不綴。喜為詩，坐館畫師湯式九家，主人畫一花卉，沈輒題詩一首。五十後專攻書法，詩不多為，且多散佚，《清詩別裁集》中僅錄三首，皆於汪氏學徒冊子中所得。教德潛，以「唯讀有益書、交有益人，不屈志節，不辱祖先為主」。

家世先輩的文學脩養對沈德潛產生深遠影響。

沈德潛一生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，六十七歲中進士之前是讀書應舉時期，六十七歲至七十七歲是十年京師為官時期，七十七歲之後是退居林下時期。

第一時期，沈德潛過着讀書應試、結社論詩的生活。

沈德潛共參加過十七次省試，可謂「試」途多舛。造成這種命運的因素很多，有科場作姦：康熙

五十年，其省試文已入彀，將上草榜，但主考官趙晉收受賄賂，將其刷下。有仇家報復：雍正四年，文又入彀，因一徐姓收卷小吏為報前仇，將其試卷塗改，致使落選。還有自己的大意致錯：雍正二年參加恩科鄉試，所作四書文甚為得意，然卻因失寫年號而未能終場；乾隆元年御試博學鴻詞科，又因失寫題中字，以不合格而不遇。種種意外，讓他一直在科場中掙扎。祇是在光耀門楣的思想支撐和師友的鼓勵下，沈氏沒有放棄。

自十一歲始，沈德潛代父課徒之餘，誦讀古文、唐詩，間有吟詠。業師施燦曾勸其「勿荒正業」，先工時藝，但他並沒有完全放棄這些愛好。康熙三十七年，二十六歲的沈德潛隨詩友張景崧請詩學於橫山葉燮。葉字星期，號已畦，嘉興人。晚年定居吳江之橫山，學者稱橫山先生。著有《原詩》內外篇。論詩主變，以杜甫、韓愈、蘇軾為宗，調和唐宋詩之爭。主張以在我之才、膽、識、力，反映在物之理、事、情。時吳中詩學宗尚范、陸，葉氏力破其非，吳人終則多從其言。葉燮還將已作及弟子詩作呈王士禛指正，王漁洋稱葉氏之作為「特立成家」（《沈歸愚自訂年譜》），並極力表彰葉門弟子，于沈德潛詩評價尤高，贊其「烹煉之功已至」（張景崧《一齋詩序》）。四十五年沈德潛坐館于尤滄湄家。尤滄湄即尤珍，尤侗之子。王士禛致書尤珍，詢問沈德潛近況，沈氏感動萬分，集中有《王新城尚書寄書尤滄湄官贊，書中垂問鄙人，云「橫山門下尚有詩人」，不勝今昔之感。未並述去官之由，云與橫山同受某公中傷。此新城病中口授語也，感賦四章，末章兼志哀挽》一詩以紀其事。康熙十七年王士禛被聖祖從郎官提拔為翰林院侍講學士，此後主盟文壇數十年。能得到這位詩學前輩的鼓勵，無疑堅定了沈德潛的信心。郭麐《靈芬館詩話》云：「歸愚少問業於葉星期先生，傳其詩學。新城尚書寄友人書云：「橫

山門下尚有詩人。」歸愚見之，竊喜自負。新城亡，為詩哭之，實未見新城也。前輩弘獎之心，與感知之遇，均可想見也。」正因如此，沈氏纔『門戶依傍漁洋』（朱庭珍《筱園詩話》）。

吳中詩人喜結詩社。繼幾社之後有滄浪社，此社于順治六年分化為慎交、同聲二社。由於二社矛盾不斷，吳偉業于順治十年在虎丘召開十郡大會。此後清廷雖一再禁止結社，但吳中結社似乎並未停止。康熙四十六年，沈德潛與張景崧、徐夔、陳睿思、張錫祚結城南詩社，後顧嗣宗、吳蘊山、尤少逸、丁樹芳等亦加入其中。詩社每月舉行一次活動，每次課古今體凡五題，當場完成二詩。詩成，互加賞駁。《沈歸愚自訂年譜》中記載他們一起論詩的情形云：「匡九（陳睿思）嘗謂己詩如南粵趙佗，獨霸一方，不奉朝請；龍友（徐夔）詩如孫策用兵，幾同項羽，但恐中道摧折；永夫（張錫祚）詩如殘雪在嶺，孤鶴喚空；岳未（張景崧）詩如金碧樓臺，無問賢愚，咸思登眺；謂予詩如文叔用兵，遇小敵怯，遇大敵勇。聞其談諧，一座笑樂。」城南詩社前後延續三四年，後諸人以事牽絆，詩社自動解散。康熙六十一年，沈氏又聯北郭詩社。成員主要有張畹、張鉞、周準、尤依、毛樹杞、洪鈞、朱玉蛟、朱受新、陳奎、沈用濟和方朝等。此社不久亦無疾而終。諸人聚集在一起切磋詩藝，既有利于詩藝的提升，也擴大了社中詩人的聲望，連其時著名學者何焯對沈氏詩亦刮目相看。

這一時期沈德潛還批選了幾部影響甚大的詩歌選本。首先是《唐詩別裁集》，完成於康熙五十四年，兩年後門生陳樹滋刻成於廣南。接着又編選《古詩源》，五十八年完書，雍正三年刻成。又自是年編《明詩別裁集》，十三年成書。此外，雍正二年起還着手批選《唐宋八家文》。《竹嘯軒詩鈔》于康熙五十五年刻成，《說詩碎語》也於雍正九年寓居古龍庵時完成。其古文稿、詩稿也多次刊刻。

總之，這一時期，沈德潛雖然科舉不順，但通過科考、拜師、結社、編選詩集等一系列活動，結識了一些達官顯宦，如鄂爾泰、張廷璐、尹繼善、宋榮等人，其詩名也為寶親王暨後來的乾隆帝所知，為其晚遇的佳話奠定基礎。

第二時期，乾隆四年沈德潛殿試二甲八名進士，開始了十年為官的生涯。

中進士後，欽點庶吉士。清代庶吉士是在新科進士中挑選的「年貌合格，文字醇雅」（《清文獻通考》卷四十七《選舉一》）者。「文字醇雅」對沈德潛來說沒什麼大問題，而年近七十的他又如何達到「年貌合格」的要求，似乎是個問題。三年後散館，乾隆八年三月翰林院大考第五名，晉左春坊左中允；五月，授翰林院侍讀；六月，晉左庶子，掌坊；九月，晉侍講學士；十二月，授日講起居注官。「一歲之中，君恩稠疊」（《沈歸愚自訂年譜》）。九年六月，授詹事府少詹事，欽點湖北鄉試主考官。十年五月，晉詹事府詹事。十一年三月，授內閣學士。十二年六月，命入上書房，輔導諸皇子，授禮部侍郎。十三年三月，欽點會試副總裁。十四年許其歸里，諸皇子、公卿、友朋及門生祖道京門，榮極一時，時人比諸漢代二疏、唐代賀監。

高宗乾隆恩遇年老的沈德潛，顯然是政治的需要。康熙出於籠絡漢族士子的目的，于十七年將時為主事的王士禛提拔為翰林院侍講，以此展示新朝重視漢族文化的政策。乾隆也需要這樣一位詩人來代言本朝的文化姿態，沈德潛正好進入其視野。

沈氏詩名早為潛邸中的乾隆所知。郭則澐《十朝詩乘》卷十云：「沈歸愚未第時，高宗於《南邦黎獻集》中見其詩，即賞之。」《南邦黎獻集》是保和殿大學士鄂爾泰於雍正三年江蘇布政使任上編刻

的一部詩選，鄂爾泰對自己轄內的詩人沈德潛很器重，故而將其詩收入其中。潛邸中的乾隆閱讀了這部詩選，即賞識沈德潛詩。七年六月引見時，乾隆諭云：「沈德潛係老名士，有詩名。」沈德潛不僅有詩名，且又老又窮。提拔他，無疑會激發士子向學之心。高宗云：「朕因聞其平日學問尚好，格外施恩。又念其留心詩學，且憐其晚成，是以不數年間，即擢為卿貳。」（《乾隆朝實錄》卷一〇七一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癸丑）此中透露出乾隆格外施恩的明確意圖。

除晉升官職以示優寵外，乾隆常命沈德潛奉和御製。七年六月，命和《消夏十詠》五律十章，稱旨。此後有御製出即命和進。沈氏詩才常受乾隆褒獎。十一年八月，召德潛至御座旁飲酒，云：「汝和《生秋詩》甚佳，今日詩須更好。」十三年六月，乾隆成悼孝賢皇后詩，命南書房諸臣與德潛同和，中有「兒」字「亡」字二韻，難於措辭，沈氏和詩云：「普天俱灑淚，老耄似童兒。」海外三山杳，宮中一鑑亡。」乾隆大為讚賞，「命即寫卷後傳觀衆臣，示妥適也」（《沈歸愚自訂年譜》）。更有甚者，高宗甚至和沈氏之詩。十一年四月，乾隆賜《覺生寺大鐘歌》，即用沈德潛原韻，「君和臣韻，古未有也」（《沈歸愚自訂年譜》）。在臣下看來，這是莫大的榮耀。

十四年，已經七十七歲的沈德潛獲準休致。乾隆賜以「詩壇耆碩」匾額，命其校閱御製詩稿，並贈詩以送其行。詩云：「清時舊寒士，吳下老詩翁。」復用陸辭韻，賜詩四律，首章云：「高尚特教還故里，清標終惜去朝班。」三章云：「笑予結習多難遣，嘉爾臨文不忘箴。」（《沈歸愚自訂年譜》）乾隆于沈德潛，可謂「以詩始，以詩終矣」。這些「異數」，令大臣們羨慕不已，司寇錢陳羣贈詩有「帝愛德潛德，我羨歸愚歸」（李元度《國朝先正事略》卷十八）句，就是這種心理的體現。

第三時期，是沈德潛休致歸里的生活。

退居之後的沈德潛謹遵聖命享受林泉之樂。到家不久即同老友遊覽了附近的鄧尉山、太湖等名勝。次年二月同周準遊黃山，九月遊浙江天台山。

歸里後，沈德潛和乾隆依舊保持着密切的聯繫。十六年高宗南巡江浙，沈德潛至清江接駕。十月進京祝太后六旬萬壽。乾隆賜宴賜詩，詩翁奉和。二十年高宗第二次南巡，沈德潛抱病至清江接駕。為示對老臣的眷念之意，着加其禮部尚書銜，命不必隨駕同行。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壽辰，沈德潛十月底進京，進呈《歷朝聖母圖冊》。十一月高宗舉辦九老會，應唐代白居易等香山九老會故事，賜遊香山。嗣後命校勘御製詩。二十七年高宗第三次南巡，沈德潛與錢陳羣至常州接駕，四代晉贈誥封，御賜『九袞詩仙』匾額。三十年乾隆第四次南巡，九十三歲的沈德潛由長孫沈維熙扶持同錢陳羣至常州接駕，有旨命不必隨駕。高宗還在自浙返蘇的行宮中召見了沈德潛，並賜詩將其與文徵明並舉。

這一時期有幾件重要的事情值得一提。首先是十六年進京請高宗為其《歸愚詩鈔》作序，君序臣詩乃史上絕無的曠世之典。且序中乾隆將其與高啓、王士禛並舉，又對其詩歌成就予以肯定。同年正月，巡撫王師延其執教紫陽書院。十八年編成《吳中七子詩》，選書院中王昶、王鳴盛、吳泰來、錢大昕、趙文哲、曹仁虎、黃文蓮七人詩，詩壇大老獎益後進之意甚明。十月門生潘森千刻其《杜詩偶評》。二十八年《增訂唐詩別裁集》二十卷刻成。

乾隆十九年五月始輯《國朝詩別裁集》，二十二年冬成書。初刻於二十四年九月，因訛誤較多，二十五年重刻，次年刻成，進呈御覽。乾隆閱後指出有三大不妥：『不應以錢謙益冠籍，又錢名世詩不

應人選，慎郡王詩不應稱名。」（《沈歸愚自訂年譜》）錢謙益被乾隆視為貳臣，痛恨有加，沈德潛將其列於卷首，選其詩三十二首；錢名世被雍正皇帝視為「名教罪人」，《別裁集》收其詩二首，允禧是當今皇叔慎郡王，《別裁集》中直呼其名。這在文字獄屢興的乾隆年間是極其嚴重的問題，但高宗沒有重治其罪，只是命南書房諸翰林刪改重刊。次年冬刪改本刻成，定名為《欽定國朝詩別裁集》，前有乾隆序，序中嚴厲批評沈德潛「老而耄荒」，認為「此書一出，德潛一生讀書之名壞」。

幸運逃過一劫後，緊接着第二劫又至。三十四年，高宗閱錢謙益所著《初學集》《有學集》，覺其「荒誕背謬。其中詆謗本朝之處，不一而足」（《乾隆朝實錄》卷八三六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丙辰），命督撫查禁此書。因沈德潛曾選錢氏詩，乾隆斷定其家藏有二集，著兩江總督高晉嚴查。結果雖未查出，但也許老年禁受不住這樣的驚嚇，九月沈德潛病逝于家，終年九十七歲。詔贈太子太師，入祀賢良，謚「文愨」。

沈德潛雖死，但事情尚未完結。四十三年「一柱樓詩案」起，又受牽連。徐述夔《一柱樓詩》中因有「怨憤之語」（《乾隆朝實錄》卷一〇六五乾隆四十三年八月甲申），被人告發，遂定為逆案。沈德潛曾為徐氏作傳，這在乾隆看來「實為喪盡天良，負恩無恥」（《乾隆朝實錄》卷一〇六八乾隆四十三年十月辛未）。乾隆顧念舊情，並未罪及其子嗣，但「將沈德潛所有官爵，及官銜謚典，盡行革去。其鄉賢祠牌位，亦一併撤出」，並撲毀所賜祭葬碑文，「以昭炯戒」（《乾隆朝實錄》卷一〇七一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癸丑）。四十四年，高宗作《懷舊詩》，為昭示「余不負德潛，而德潛實負余」，仍將其列於詞臣之末（方濟師《蕉軒隨錄》卷八「沈確士先生」）。一樁驚豔的晚遇喜劇，就以這樣意想不到的方式謝幕。

二 詩歌理論及創作

沈德潛所處的時代和詩壇狀況，與王士禛有很大的相似性。

沈德潛一生，適值康乾盛世，這樣的時代要求與之相應的詩風。康熙將王士禛提拔進入翰林院，王士禛最終成為『一代正宗』，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在於『其為詩歌也，溫而能麗，嫺雅而多則，覽其義者，沖融懿美，如在成周極盛之時』（陳維崧《王阮亭詩集序》）。乾隆盛世也需要與之相應的詩風，沈德潛正是應運而生。

康乾詩壇彌漫着濃烈的宗宋詩風。康熙初年，由於牽涉到敏感的民族情緒問題，康熙與臺閣重臣通過種種手段整治這一詩風。此後唐詩風暫時占據詩壇主流，但不久宋詩風再盛，其中吳越兩地較為顯著。吳中宗宋詩風受錢謙益影響甚深。錢氏鑒於明末詩壇的弊端，『於古體中揭出韓、蘇，於近體中揭出劍南』，在他的提倡下，吳中『家務觀而戶致能』，其末流形成一種『有詞華無風骨，有隊伍無首尾』的作風（沈德潛《與陳恥庵書》）。越中宗宋詩風一盛于查慎行，再盛于厲鶚。沈德潛對同時的浙派詩風批評較為嚴厲，袁枚說：『先生誚浙詩，謂沿宋習敗唐風者，自樊榭為厲階。』（《答沈大宗伯論詩書》）在沈德潛看來，吳越的宗宋詩風是詩教之壞的表現。乾隆十四年，他給王鳴盛詩集作序時說：『予慨詩教之壞，前此四十餘年，襮宋祧唐，有隊伍無意趣，有豐逸無蘊蓄，覺前人之情與景涵，才為法斂者，劊削不存。而近代稱詩之家，又復喜輕佻，尚剽販，粉黛纂組，百態呈妍。其他橫逞胸臆者，則又』

荒幻險怪，同於跳丸掉竿，吞刀吐火之流，而少陵所謂「前輩飛騰」、「別裁偽體」，比於鯨魚碧海者，或未之見焉。是亦吾黨之憂也。」正是詩教之壞導致詩壇出現桃唐宗宋和隨之而來的荒幻險怪的詩風，因此提倡詩教整頓詩風迫在眉睫。沈德潛年輕時就有志「欲挽時趨」（《許竹素詩序》），康熙五十四年完成的《唐詩別裁集》、雍正三年刻成的《古詩源》、九年寫就的《說詩晬語》以及十三年成書的《明詩別裁集》，正是這種決心的體現。顯達後所編的《清詩別裁集》依舊繼續這一思想。

面對時代要求和詩壇現狀，沈德潛論詩崇尚格調。格調一詞並非他親口提出，而是出於其門生王昶。在《湖海詩傳》卷二中王昶說：「蘇州沈德潛獨持格調說，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詩。」明代前七子在反對其時詩壇瀰漫的陳獻章、莊昶的性氣詩時也提倡格調說，但沈德潛之論與前後七子有很大的不同。

「格調」一詞，在唐人詩歌評論中就開始使用。釋皎然《詩式》中評劉楨「氣格自高」，評謝靈運「其格高」，「其調逸」。宋姜夔《白石道人詩說》中有「意格欲高」、「句調欲清、欲古、欲和」。嚴羽《滄浪詩話》云：「詩之法有五：曰體制，曰格力，曰氣象，曰興趣，曰音節。」「格」和「意」等詞組合，偏向內容的一面；與「氣」、「力」等詞組合，則偏向形式的一面。從「句調」一詞則可看出，「調」側重於形式的一面。所以「格調」在明以前內容形式並重，亦有偏重於形式的傾向。明代復古派的格調說偏重於形式。李夢陽說：「詩有七難：格古、調逸、氣舒、句渾、音圓、思沖，情以發之。」（《潛虬山人記》）王世貞云：「才生思，思生調，調生格。思即才之用，調即思之境，格即調之界。」（《藝苑卮言》卷一）格之古、調之逸統一於情之下，而格與調又是從「思」中而來，可見二者均為體制的方面。沈德潛的格調說則糅合了內容與體制兩個方面。

首先，求格調之高需提倡溫柔敦厚的詩教精神。

關於詩的功用，不外兩種觀點，一是「嘲風雪，弄花草」，悅人悅己；一是「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」。沈德潛認為詩的作用在於後者，所以《說詩碎語》開篇即云：「詩之為道，可以理性情、善倫物、感鬼神，設教邦國、應對諸侯，用如此其重也。」既然詩的作用如此巨大，則與形式相比，詩還有更為重要的因素。在《繆少司寇詩序》中他說：「世之專以詩名者，談格律，整隊伍，校量字句，擬議聲病，以求言語之工。言語亦既工矣，而么絃孤韻，終難當夫作者。惟先有不可磨滅之概，與挹注不盡之源蘊於胸中，即不必求工於詩，而縱心一往，浩浩洋洋，自有不得不工之勢。無他，工夫在詩外也。」有蘊於胸中，詩才能不求工而自工，詩人首先應是一個偉大的人。這裡沈德潛繼承了葉燾論詩重胸襟脩養的觀點，《說詩碎語》卷上云：「有第一等襟抱、第一等學識，斯有第一等真詩。」襟抱即作者的胸懷、品格。只有具備第一等的胸襟、品格和學識，才能成為最偉大的詩人。決定詩人地位和成就的因素，最重要的不是作詩的才能，而是人格的脩養。衡量詩人的脩養，以是否符合溫柔敦厚的詩教觀為標準，因為溫厚和平是儒家對於詩人脩養的內在要求。所以《清詩別裁集》凡例第一條即云：「詩之為道，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魚數言，而其立言，一歸於溫柔敦厚，無古今一也。」《說詩碎語》卷上云：「州吁之亂，莊公致之，而《燕燕》一詩，猶念「先君之思」。七子之母，不安其室，非七子之不令，而《凱風》之詩，猶云「莫慰母心」。溫柔敦厚，斯為極則。」明明是莊公的錯誤使得戴嬀被逐，但戴嬀還是囑咐莊姜念先君之思；明明是母親不安其室，非七子之過，但兒子還是自責。之所以能如此，在於其人格的高尚，因此沈德潛將其視為溫柔敦厚的最高準則。漢魏以後的詩人中，沈氏推崇蘇、李、曹、阮、陶、謝、

李、杜、王、韋諸家，這些詩人「遇不必盡同類，皆隨時隨地寄興寫懷，可喜可愕可泣可歌，言人之所難言，而總無戾於溫柔敦厚之旨，故足尚也」（《曹劍亭詩集序》）。

其次，本着溫柔敦厚的詩教精神言格調，要求表現方法的含蓄。

溫柔敦厚的詩教要求臣下在批評君主過錯時採取譎諫的方法，既點出問題的癥結，又要給君王足夠的尊重，保全自己而不顯揚君過。《說詩晬語》卷上云：「莊姜賢而不答，由公之惑於嬖妾也。乃《碩人》一詩，備形族類之貴，容貌之美，禮儀之盛，國俗之富，而無一言及莊公，使人言外思之，故曰「文譎諫」。《碩人》一詩無一語指斥莊公的過錯，而是極力形容莊姜的身份尊貴、容貌美麗等，使人于言外感受到詩人對莊公的批評，這就是「主文譎諫」。在手法上，多用比興。沈德潛云：「事難顯陳，理難言罄，每託物連類以形之。鬱情欲舒，天機隨觸，每借物引懷以抒之。比興互陳，反覆唱歎，而中藏之懽愉慘戚，隱躍欲傳，其言淺，其情深也。倘質直敷陳，絕無蘊蓄，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，難矣。」（《說詩晬語》卷上）託物連類、借物引懷即比興的手法，而質直敷陳則是賦的手法，二者之優劣，即所謂「諷刺之詞，直詰易盡，婉道無窮」（《說詩晬語》卷上），比興的手法更適合溫柔敦厚的詩教。雖然如此，沈德潛也並不一味排斥直詰的詩和詩人，如他對《詩經》中的「變風」和屈原《離騷》評價就很高，在他看來，《離騷》雖「有侘傺噫鬱之音，無和平廣大之響」，但「其顯忠斥佞，愛君憂國，足以持人道之窮」，「尊之為經，烏得為過」（《說詩晬語》卷上）。可見沈氏詩歌理論是有很大的包容性的。

第三，格調和神韻的融合。

沈德潛的詩歌理論一方面借鑒了明代前後七子的主張，另一方面又受王士禛神韻說的影響。《唐

賢三昧集》是王士禛神韻說的體現，其中雖也選了盛唐雄渾壯麗的邊塞詩，但卻未選李、杜之作，而多收王、孟、韋、柳一派清遠古淡的田園山水詩。沈德潛對此有所不滿，云：「司空表聖云：『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。』采采流水，蓬蓬遠春。」嚴滄浪云：「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。」蘇東坡云：「空山無人，水流花開。」王阮亭本此數語，定《唐賢三昧集》。木玄虛云：「浮天無岸。」杜少陵云：「鯨魚碧海。」韓昌黎云：「巨刃摩天。」惜無人本此定詩。」沈德潛即本杜、韓之語定《唐詩別裁集》。但這並不說明沈氏格調說與王氏神韻說是對立的，二者卻是有機融合的，即格調中顯神韻。沈德潛極其推崇杜甫，就是因為其詩具有「宏才卓識，盛氣大力」，「橫縱出沒中，復含醞藉微遠之致」（《說詩碎語》卷上），可以包括王維、李頎諸神韻詩人。王士禛也曾注意到格調和神韻的結合，他理想的境界是「見以為古澹閒遠，而中實沉着痛快」（《芝廬集序》），但偏向于古澹閒遠的神韻；沈德潛為救其失，轉而突出格調中包含神韻。王、沈之後，人們更多地關注二者的合一，翁方綱在其《神韻論上》中就說：「格調即神韻也。」即是此種言論的迴響。

沈德潛在詩歌創作上的成就雖不能與其詩學理論相提並論，但亦有一些特色。

經歷過科舉的挫折，加上自身的貧困，沈氏對民生的疾苦較為關注，《愁霖歎》、《鑿冰行》、《挽船夫》等就是這類作品。《愁霖歎》云：「陰氣凝結鶴鷗鳴，連旬霖雨如盆傾。河渠泛溢決堤岸，平疇新秧沒強半。吳民比歲罹天災，叩頭神座聲悲哀，仰視不見痴雲開。」詩寫康熙四十七年蘇州大旱，農民苦不堪言的悲慘生活。中進士之後，沈氏經常向乾隆陳說民間苦痛，以致乾隆有詩云：「當前民瘼聽頻陳。」他的《海災行》就是這樣的作品。詩寫海嘯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：「怪風卷海海水奔，衝決

廬舍成通津。萬民為魚白日昏，波心艱慘屯冤魂。十六年間兩遭毒，胡為虐此千村萬落之窮民？我將叩天關，謁天帝，請誅雨師風伯兼波臣，扶破陰霾洗氛沴。方今聖人愛蒼赤，普天捐復俾安宅。海疆一角偏受災，日昃九重抱饑溺。小臣無術能救時，退食自公慚飽食。故鄉迴望心茫然，何時蕩汨下地生炊煙？」詩句長短相間，錯落有致，將詩人悲憤的心情表達出來，可謂驚心動魄。

沈德潛還寫了一些諷刺當時封疆大吏的詩篇，如《制府來》嘲諷兩江總督噶禮，《漢將行》諷刺年羹堯等。後詩借古諷今，結句云：「功成早辦藏弓意，輸於江湖釣客知。」表面諷刺年羹堯不知功成身退，實際將矛頭指向雍正皇帝，所謂「狡兔死，走狗烹」也。此詩極為大膽，錢仲聯評價說：「在大興文字獄的雍乾時期，歸愚敢為此詩，並刻入《歸愚詩鈔》，表現了作者的膽氣。」（錢仲聯、錢學增選注《清詩菁華錄》）

沈氏寫景詩較有特色。五絕清微幽遠，有王漁洋之神韻。如《夜訪金立斯、張翠亭，時予將為日下之行，賦斷句言別》：「別友過楓江，寒鐘坐餘歇。情多轉難言，共步東塘月。」《楓橋夜泊》其一：「野宿隨寒雁，辭家第一宵。星星漁火亂，知是泊楓橋。」七絕則有多「語近情遙，含吐不露」（《說詩碎語》卷上）之篇。如《鶯脰湖詞》：「湖波起穀晚風餘，一抹殘霞畫不如。傍岸漁家盡收網，綠楊深處賣銀魚。」《雨泊話舊》：「寒雨蕭蕭夜打篷，篷窗相對一燈紅。十年無限存亡感，並入空江話雨中。」

這類詩中也有調高氣雄之作。如《北固山懷古》：「突兀層崖枕碧流，如羊狼石跡還留。縱橫戎馬三分國，牢落江山一倚樓。鐵瓮日沉殘角起，海門月暗暮潮收。憑高把酒澆天塹，身世茫茫我欲愁。」《渡江》：「中流擘箭下危磯，望裏遙山人翠微。颿影猶龍衝浪出，水聲疑雨挾舟飛。」這樣的詩